





獻書人吳見吳士捐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止 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矣孟子曰揚子取我我一章

道者何中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時措之宜謂  
之時中是皆人心之本然而不容已天理之至  
正而不可易者也天地之化亦大矣小有偏焉  
則雨暘寒暑各失其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喜  
怒哀樂念慮去為其可以有所偏邪揚氏之為  
我墨氏之兼愛皆不得其中子莫之執中又非  
所以為時中也孟子從而闢之所以正人心明



天理爲天下後世慮至切也夫墨之兼愛不失  
爲仁揚之爲我不夭爲義子墨子極言其禍至於  
無父無君而以禽獸目之志於道而不得其中  
豈不甚可畏哉後世揚墨之患息而佛老之說  
興至於今且千有餘歲棄天常滅人類習夷狄  
之教非先王之道蓋不待其流之弊而與禽獸  
無異矣學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遠之乃溺其  
禍福之說尊其荒唐之教甚者則文之以聖賢  
之言以爲與吾道無異學者從而信之以自絕

於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其爲天下後世之害豈  
淺淺哉有志於學者惟以孔孟之言爲主以六  
經之道爲法則異端之說無自而入矣

榦踈繆不才蒙恩假守每念此郡士風簡質  
渾厚可與適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說爲  
論孟講義二十章衰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  
以發明聖賢之蘊奧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  
誦其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於此二十章之  
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旨可以類推聖



賢之道可以馴至惟諸友勉之庶幾異日漢水之濱將有以聖道為諸儒倡者矣嘉定乙亥長至後學黃榦謹書

北溪先生陳文安公

嚴陵講義

淳恭承判府寺丞鄭公之悌偕諸廣文先生領邦之群賢衆俊會于學校謂淳從游晦庵先生之門俾講明大義以開後進區區淺陋辭不獲命輒吐為說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

源三曰用功節日四曰讀書次序以為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其切磋之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脩身齊家應事接物  
出而蒞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  
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  
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  
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  
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統而顯微無間也上帝  
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  
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  
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

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拘一  
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  
之所以爲學講求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  
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  
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  
背之則凶蓋皎然易知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  
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甚  
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  
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皇帝相與繼天  
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  
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傳周  
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  
得行道之位乃集群聖之法作經爲萬世師而  
同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  
後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  
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

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  
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  
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  
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  
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振孔孟不  
傳之墜緒所謂再開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  
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  
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  
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



才志士得以深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  
問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文  
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  
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  
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  
必以是為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  
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然無定準終不得其門  
而入矣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  
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也

用工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  
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  
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一心而使之無  
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  
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  
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  
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也行不力則雖精義入  
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



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  
正心脩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  
循循善誘人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  
已無他說也然此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  
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  
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  
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  
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

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  
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  
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顛寘之患  
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  
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以適道而鮮有能  
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  
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  
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  
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



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惟新之益能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序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躡進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占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群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



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子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槩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爲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

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曾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



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歟

久軒先生蔡文肅公

和靖書院講義

初公與雪巖鄭公霖爲同年襟期相得臭味相孚至是持節浙西以和靖書院師席久虛絃誦絕響欲得一理學名公以振起之適聞公侍班留守亟遣書幣來聘仍艤舟岸下以

誤公以和靖甫生爲程門高弟亦欲一發揮絕學以淑後進遂不復固辭公至虎丘學徒聞風雲集履滿戶外公以和靖先生之學深有得於大易敬義之旨以爲終身受用之地伊川程子謂其他日必有用於世者蓋謂是也爲先生之學者亦將以有用於世詎可不以此而加之意於是爲之推明其旨曰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抵也義者一心之裁制萬事之準則也敬則涵養本原天君常存



義則裁度事宜天則不亂全是二者然後爲有  
體有用之學苟無是敬以涵養之於先無是義  
以體察之於後方其平居夜氣不存放心外馳  
良心善性昏於物欲及其遇事則利害計較是  
非顛倒裁制無法而醉生夢死者皆是矣尚何  
望其有正本澄源之道以立天下之大本有開  
物成務之方而制天下之大法哉然則講明爲  
學之要使有本而可推之用有用而不遺乎體  
歛之則退藏於密散之則彌滿六合其用無窮

皆實學者舍敬之與義則何以哉坤之六二曰  
直方大夫子釋之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今析之而言則內而立心  
必貴於直直則昭靈洞徹不偏不倚而惟敬乃  
能直之外而制事必貴乎方方則泛應曲當各  
得其宜而惟義乃能方之合之而言則敬雖主  
乎一心而其體之虛靈則管攝乎萬善之義是  
義乃敬之流行也義雖形於萬端而其用之微  
妙實不外乎一心之敬是敬乃義之根本也不



然則昏昧雜擾無以直內而何以爲方外之妙  
用偏狹固滯無以方外而何以盡直內之全體  
折之而知其畧合之而知其全此其內外之道  
有不可以偏廢者故自二句之旨推之必敬以  
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是上一句爲體下一句  
爲用也又自四字之旨推之必敬也而後發之  
直必義也而後行之方是敬與義爲體直與方  
爲用而一句之間又各自有體用也體用夾持  
循環無窮然後衆理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

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和靖先生所謂更無  
睹當更無計較者其效固應爾也或者於敬以  
直內則疑吾夫子之言何以不謂之正而謂之  
敬殊不知以敬易正者正指卦德而言也敬則  
不失其正指人心而言也正但指其體段敬則  
有用力之處正但指其地位敬則有主持之功  
至於義以方外則又疑爲告子義外之說殊不知  
敬之與義初非二事譬如一鏡瑩然者是敬  
其能照妍醜者即是義又如兩足立定者是敬



其能行者即是義故程子曰義形於外非在外也然則二者用力之地若何曰是說也朱子嘗言之矣以中庸之戒謹恐懼而為主敬之本以大學之致知格物而為明義之端學者知有主敬之本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則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以涵養於其靜也無不至矣學者知有集義之端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則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所以體察於其動也無

不周矣涵養之益深則見之於體察也益密體察之益密則充之於涵養也益深異時真積力久豈惟於敬義之說吾無間然推而極之至於大學之家齊國治天下平中庸之天地位萬物育何莫由斯道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又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中其節所以致夫和也惟其如是所以寂然不動本體寂然感而遂通無



所間斷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又無時而不寂此敬義相涵所以有得於太極一動一靜之妙也又曰明道程子曰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於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今和靖先生之學專於敬以直內且謂伊川教人只是專令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無乃少異於明道之說邪是不然敬之一字通貫動靜方其未發也則渾然是敬之體及其既發也則隨事省察而敬之

用行焉非其體之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敬以直內便是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有此敬卽有此義有此義卽有此敬體用相涵非可岐而二之也釋氏之學所以異於吾儒者固是有體而無用然其體亦不同也儒釋之異正爲吾之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彼其常惺惺則坐禪入定而萬理皆空吾之常惺惺則知止有定而萬理俱粲彼其常惺惺則息緣無端而歸於寂滅吾之常惺惺則冲



漢無朕而大用流行所以明道先生懼學不得於言也又從而釋之曰釋氏之直內要之其本亦不是此皆伊洛大儒發明之要旨至朱子之說而益明敬齋之箴曰動靜無遠表裏交正白鹿洞之賦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有志於和靖先生之學者更當於此而加察焉

然時雪巖偕憲使郡守率郡學寮屬學職生員百有餘人環坐聽講莫不充然有得先是書院規矩不立凡游泳其間者未嘗留意於

義理之學自公振揚教鐸首揭示公堂曰

書院以和靖爲名則所學者當以和靖爲準若祇是時文之學則郡庠足矣何必書院哉今但諷詠膚淺之時文掇拾陳腐之常語至於涵養義理之大原培植事業之實用漫不加意聞見既陋器識益卑烏在其爲遠大之業也况時文與義理之學初無二途士之致遠先器識國家以科舉取士政欲觀其器識捨義理之學則何以哉論語孟子之書無非教人以涵養省察之



功大學中庸之書無非教人以致知力行之實  
伊洛諸儒之議論又無非所以啓其虛靈真靜  
之體經綸錯綜之用小得之小有受用大得之  
則大有受用豈但增益其器識而已區區之愚  
竊謂爲學之序當取文公四書集註潛心玩味  
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又次而博取伊  
洛諸儒之辨說近思錄或問精義之書摘爲問  
目互相切思至於所答之辭亦不過以諸儒之  
論援引於前而以己之所見推明於後末句則

仍以時文爲課如此則本末具舉體用兼該聞  
見旣卓器識益宏發而爲文亦必意味深長議  
論精確他時任重道遠上足以續先賢之正脉  
次足以爲當世之實用遠大之業何可量也昔  
文公應舉策考官得之驚曰三篇皆欲爲國家  
處置大事必非常人此其涵養器識爲何如哉  
同志其試思之

自是規矩一新士風丕變皆知以濂洛諸書  
反覆講究切已體察公又爲之講明德新民



克已復禮博文約禮等章剖析精微推闡詳盡徃徃發先儒之所未發學者方幸朝夕從游得所矜式而公有京泮之除已趣赴上席不暇暖矣諸生以不得終拜私淑之惠至今猶有遺恨云

江東郡學講義

公提刑江東時冬至日詣郡學拜先聖先是公於政事之暇士友過從必誨以義理之學豐豐不倦番之士每以得所未聞為喜啓迪

甚多至是諸公請公一正臯比振揚教鐸公辭之不可遂以為一陽來復乃學者遷善改過之幾於是為之講明復卦之義其畧曰碩果不食一陽生於積陰之下在天地則一陽初動之幾在四時則一元初發之仁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者此時也所謂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者此時也所謂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者此時也學者於此時將觀造化之復而已乎抑將體造化以求吾心之復乎今先



以復之卦義言之而次及其所以復之之義程  
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謂  
靜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生物之心  
也先師朱子亦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之  
心幾於滅息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  
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又曰太  
和保合善端無非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  
已棄之善而屬之而後爲之復也亦曰不肆焉  
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

有所不能已爾是則學者而反諸心於復之動  
而求其至善之端可也陽生於下其始甚微養  
以安靜然後能長是以聖人作易教人以存養  
之道必欲出入無疾而養之勿害也必欲朋來  
無咎而養之有助也必欲反覆其道而養之有  
漸也必欲至日閉關而養之以凝定之功也必  
欲復以自知而養之於謹獨之微也學者而反  
諸心必於復之靜而養其至善之端可也復之  
初爻一陽來復復之最初者也驗之於心遷善



之最速者也近則復遠則不復正則復徧則不復必如初之不遠復而元吉也必如二之休復而下仁也必如四之獨復以從道也必如五之敦復以自考也必不爲三之頻復而厲也必不爲上之迷復而凶也學者而反諸心必盡體乎復之義而充其至善之全可也至於寂然至靜之中而有一念之動此先儒所謂動靜之復也吾察焉終日營營與物並馳而惻隱羞惡之呈露辭讓是非之發見此先儒所謂善惡之復也

吾察焉程子謂元者物之始則指元爲復也吾察焉濂溪謂利貞誠之復則指貞爲復也吾察焉邵子所謂冬至子之半則指貞元之間而爲復也吾察焉諸君於今日之復而一一體乎聖賢之所謂復則天地之造化復而吾心之造化亦復矣蓋嘗論之聖人無所謂復希聖而下方有所謂復夫有陰也而後見陽之復有惡也而後見善之復聖人之德其動以天盈虛消息與時偕行如太極之妙不囿於陰陽如誠之無爲



不麗於善惡豈有待於復乎顏氏之子至剛至明去聖一間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所謂不遠復者也至於諸子之日月至焉則幾於獨復敦復頓復者矣夜氣之復萌蘖之生不能保養旦旦而伐以至於不足以存則又幾於迷復者矣程子於初爻釋之曰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復於仁初陽復復於仁也然則學者亦惟學顏子不遠復而已學顏子之不遠復亦惟學其克己以復於禮而已非禮之視不勿非

所謂復也非禮之聽不勿非所謂復也非禮之言不勿非所謂復也非禮之動不勿非所謂復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與行皆復也四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言知之復也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言行之復也善乎先師之言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此指四非字言知之復也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此指四勿字言行之復也所以喫緊爲後學言者已深切著明矣諸君於今日陽剛之復亦惟反之吾身



於四者之非精以察之於四者之勿勇以決之  
日用之間隨事省察纔覺有非卽加克治毋不  
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初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  
之際知之愈明則行之愈至行之愈至則知之  
愈明省察之功益精則克治之功愈力克治之  
功益力則省察之功益精省察克治知行交盡  
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日用之間莫非天  
理之流行矣雖然天理之微難明人欲之私易  
徇試夫一日之間其存天理之時者能幾何而

汨沒於利欲者已不可勝計况夫諷誅庸淺撥  
拾塵腐聖賢之闡奧日微義禮之滋味日薄而  
貧賤富貴利害得失之私又交林乎其外求其  
至理之不微不可得矣是非灼然有以見夫天  
理人欲之界限而自拔於昏塞利欲之中然後  
理可復而仁可存故愚欲諸君因此陽剛之復  
體之於身省察克治以同歸於一復也抑聞之  
先師曰求仁者克去己私以還天理至於一旦  
欲盡理純則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



中旨哉言乎其復之功用乎

鵝湖四先生祠堂講義

公提刑浙東時行部鈇山先是鈇山士友列劄請公講書公以獄事爲急辭之至再至三屢請不已至是拜謁鵝湖四先生祠下諸生數百人環聚力請公度不容辭時有異端之學者方以識心見性一超頓悟之說惑衆於是按本塞源爲講孟子盡心知性一章以辨儒釋之所由分其說曰

孟子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此語與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句法一同蓋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此心之量故能極此心之全體而無不盡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此盡心知性知夫之說先儒發明已無餘蘊矣抗竊謂學問大原莫妙於心善學問者惟求之此心足矣而聖賢之論心必欲先知此性者何哉蓋心者神明之舍而性則心中所具仁義禮智之



理也萬理悉具無少欠闕是之謂性而虛靈知覺惺惺不昧所以常管攝乎此性者是則此心之所以爲心也捨性而言心幾何不以知覺運動精神作用者謂之心哉大抵性具於心之中舍心則無以見性心統乎性之妙舍性又無以見心此二者本不可相離然非知性之至則無以極其盡心之功欲極其盡心之功則知性不可以不至或者言心而不及性畧於知性而求頓悟之外無精密之功於一心指此心之虛靈

而不知虛靈之中有真實之理求此心之頓悟而不知頓悟之外無精密之功此學問之差所由始而儒釋之辨所由分也歟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見於仁義禮智粲然者理也得天地之氣以爲體見於精神知覺運用者氣也心者仁義知覺之合非知覺則無以著是仁義非仁義則無以主是知覺自釋氏以作用爲性於是以仁義禮智之渾然者付之冥漠而精神知覺氣稟之雜者反以爲本心焉所以直指人



心而實不識心自謂頓悟本性而實不識性置  
其身心倫理於顛倒錯亂而莫之覺後之君子  
祖述其說每以徑易超絕不歷階級為悞凡天  
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之常皆以為是非  
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而天地萬物人倫日  
用之外別有空虛玄妙不可測度者則吾之本  
心也守一身氣稟之私而昧乎一性真靜之體  
知此心為靈臺天君而不知其具秉彝天則知  
此心為神明之舍靈臺之府而不知其為萬物

之原萬善之本也知規規焉以本心藉口而不  
知所謂本心者乃天賦之本然仁義禮智之心  
所謂天命之性是也豈精神知覺之謂乎且古  
今聖賢之用心未嘗不兼性而言孟子七篇無  
非欲人於心上用功其論心也不曰心而必曰  
良心否則曰仁義之心又否則曰以仁存心以  
禮存心既言仁義禮智之性又言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未嘗舍仁義禮智而但以精神知  
覺為心也至於此章直揭之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揭心與性反其辭而深言之以見夫不能窮此性而無不知者決不能全此心而無不盡辭氣直截意象明決直可以破百代之惑然則不知其性而欲盡其心不極致知之功而欲造知至之妙切切然穎幸於一悟遂棄百事以趨之而終日之所守者一團血氣之私末流之弊其不爲猖狂妄行也幾希蓋嘗論之仁義禮智原於性命之正所謂理也道心也形而上者也精神知覺生於形氣之稟所謂氣也人心也形

而下者也人皆有是心故有是心者莫不有是氣心皆有是性故有是性者莫不有是理理爲氣之主則順理而裕氣爲理之蔽則從欲而危所以堯舜禹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必使道心常爲一心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未聞欲以人心爲主而冥道心於不論也夫子曰操則存捨則亡其曰操存云者操其仁義禮智之心非操其精神



知覺之心也孟子曰學問無他求其放心曰求云者求其仁義禮智之心非求其粲然萬理者乃遽執一時之見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皆不越於此心之精神而亘古無窮舍所謂滿腔子皆惻隱之心與夫心之全體所以具夫萬理之妙乃付之茫昧不必稽考之域則其所謂心者特知覺運動而已特精神作用而已以此謂之本心豈孟子所謂本心者哉且萬世心學之標準其有越於三聖者乎後之君子其有

高於三聖者乎曰精曰一曰執中精則有明辨之義一則有主一之義執則有操持之義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文王之懿恭論語之脩己以敬中庸之篤恭而天下平無非守此敬以全此心之性也今而曰此意見此妄想本心無待於操持則堯舜孔孟之教人者皆爲意見妄想矣詩云民之物則而曰秉彜秉者秉執也孟子云求放心持其志亦無非持守此性之謂也今而曰敬杜撰則是堯舜湯文孔孟教人以



敬為入德之門為聖學之始終者皆為欺天下後世矣

龜山先生祠堂講義

公里居從容曰與諸生講論經學一日乘輿過將樂訪女夫黃推院謁拜龜山先生祠下諸士友一聞公來喜甚群然郊迓列劄請公講書公固辭不獲於是取龜山先生求仁一說與之講明其說曰

龜山文靖楊先生為隱居作求仁齋記曰古之

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銜玉而求售轉貨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矣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亦多矣然而猶曰罕言者不以仁道至大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未之嘗言也是故其徒如由賜也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



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誠以吾意思之以究觀古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以得矣龜山先生於寶學惺翁之祖所建書堂深嘉而樂道之既扁之以求仁又述其義以爲之記所以勉後學之意深且切矣然引而不發則仁道之大將安所用其力和朱子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言之又以當於理無私心六字言之又以全體不息四字言之詳此十六字而求仁之要領不外乎是學者於二先生受罔極

之恩然詔之愈切而求之愈遠言求之之難果如龜山先生所記云乎蓋嘗聞之仁者心之理也是理具於人心惟用心於內者足以得之於心心不外馳所存自熟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文公嘗有言曰說得來只是箇存心存心便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而已又曰嘗存此心便是求仁方其靜坐未接物之時此理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時此



理隨處發見然只要人常常提撕省察一時不問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舍之不可得矣又於釋仁遠乎哉章有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三復朱子之言則知求放心者乃求仁之要也然學之求放心其用力之要當何如亦曰敬而已矣夫子告顏子爲仁而以克己復禮爲言禮者敬之奧也答仲弓問仁而以見賓承祭爲言賓祭者敬之推也至於居處恭執事敬

亦無非以敬爲先蓋敬則主一無適自然操持收斂而心存此心不放而存則念念相續利欲屏息而仁亦存矣敬則常惺惺自然體認涵養之功熟此心所存者熟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亦熟矣敬之於心非有加也亦惟整齊嚴肅而心即在內焉耳心之於仁非相離也亦惟心不馳騫而仁即在其中焉耳張子曰敬非有加實主乎是以見敬在此而心在此非心之外別加所謂敬也朱子曰須更有間私欲萬端以



見心之所存者未絕而欲之害仁者隨至非於心之外別求所謂仁也嗚呼愛之理心之德當理無私心全體而不息仁之極功大矣而未有不自此心之存養擴充者始也誠於中形於外高明光大節續不已極而至於表裏內外遠近精粗無不該貫心之妙用亦大矣而未有不自此敬之提惺收斂整肅者始也所以先賢嘗言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便是不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拳拳由跼淳然在心而後為敬

仁只是此心常在腔殼中為主無所間斷則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是則持心而敬自存心存而仁自熟求放心即所以求仁持敬即所以求放心雖其間有次第淺深要其歸則一也抑嘗聞龜山先生問學者曰當孺子之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先生曰安得說自然了便休須是求其所自來而延平先生每教人以靜坐默識體認天理求至灑落處無非直指其脉絡以示人諸君子誠合二說而



求之靜以省察以驗人道之從生敬以活養以  
俟仁德之自熟則求仁之方思過半矣抗過庭  
知惺翁爲考亭及門之士讀求仁一記又知惺  
翁源委之所自乘興此來遠得拜龜山表宅之  
祠登所記求仁之塾即所見而信所聞具蒙同  
志諸友不鄙晚學俾正臯比之席而賢令君以  
教化爲尚屈臨示倡顧方以講說獲罪時流敢  
復強聒竊惟龜山先生載道而南其所以新淑  
邑里之學者非一而義理精微則無過於求人

一記誦其書升其堂如見其人且衣冠衿佩之  
士彬彬濟濟藹然忠厚氣象溢然前哲流風善  
教之猶存敢不誦所聞以相與切磋富貴利達  
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俱往獨有義理一途  
與天地通諸君子其亦加之意哉



詩經

卷一

風

蘇州吳梅  
字復安別號霜厓  
1881—1939  
藏書



